



大师傅杂谈 29——炎炎夏日翻翻旧作



室外40度的高温,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蜷缩在空调房里。烦躁的夏日,身体自然极度的不爽,脑子好像也凝固了。这时能把《尤利西斯》读下去的,一定是奇人高人。而我只能翻翻旧作打发无聊了。十五年前因版面需要写的那些介绍各类期刊的短文,实在没多大意义,只是其中的部分段落,体现的价值观审美观至今没怎么改变,对于写评论的人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于是,加上一点读后感分享于此,算作对炎炎夏日的抵抗吧。

囚禁中的狂欢

2003年:十年前,电脑爱好者大侃信息高速公路时,我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今天它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在2000年以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脑面前,通过比尔·盖茨为人类虚拟的“窗口”,看和做各种事情。而在我读《数字化生存》的时候,还没有摸过电脑。每当我坐下来面对着电脑,想到它储存着我的所有思想,它

要是生命,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钱锺书饶有趣味地描述窗的作用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比尔·盖茨,还不能体验到他提供的“窗口”,但钱老说的显然也适合于一切与窗有关的东西,电视、电脑、数码相机等等,现代技术为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逗引到屋子里来,使我们安坐了享受,而对外界却表现了出奇的漠视。

电脑使人生活在一个没有风景、没有现实感的世界里,而当你发现已离不开它时,你已不自觉地被它“囚禁”。我不知道要在电脑前虚拟地走过多少岁月,真不敢想象一代代的比尔·盖茨的徒弟们会把电脑折腾到什么地步。生活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只能乖乖地做一个听话的“新郎”,而对电脑这“数字新娘”俯首帖耳。我只好把它看做是最温柔而又聪明的情人,让它陪伴我浪迹在虚拟的世界里,远离喧哗与躁动,尽情地享受孤独的狂欢。

2018年:你无法想象新媒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用一部手机解决的眼下,已经没有了狂欢,而孤独依旧,尽管微博微信自媒体公众号甚至游戏让你每时每刻与外部产生着奇妙的联系。再完善的社交媒体都是虚拟世界,虚拟永远无法替代现实。沉迷于社交网络真的会使人烦躁、抑郁,这已经得到证实。但你建议现在的年轻人放下手机,

去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谁听你的?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后,想要变回来是很难的。

工作并快乐着

2003年:“王老三”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到一家国企当了几年小秘书,在掂量了自己是创业先锋还是打工皇帝后,毅然回到云南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如今已是腰缠九位数的大老板了。我的同学属于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那种人。相反,有一个婚姻观与职业观的比喻我最欣赏——从一而终,毕业分配到工作单位像一次媒妁之言下的婚姻,大多数情况下是青春事业梦想的终结。

上大学的时候,我唯一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谁知毕业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到企业做起了一名文职人员,使那些足有半米高的读书笔记成了废纸一堆。为着名利,我硬着头皮写那些一钱不值的“报告体”;摆脱不了文人的穷酸,时常把自己学到的那些皮毛拿出来卖弄一番,成段地背诵《简·爱》《哈姆雷特》里邱岳峰的那些精彩电影对白,在别人惊奇的眼光里得到些许满足。几年下来,在惯常人的眼里,也算志得意满了。但突然有一天,猛然回首,我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我到底干什么?我竟然连一丝值得回忆的痕迹都找不出来,只是领略了那些推土机式的老板自我膨胀的虚伪,增加了战胜职场小人的手段,对此我表现了万分的厌恶。激情消失了,棱角磨平了,当工作的心态只剩下自然和责任,我想到了崔健那首歌——《出走》,虽然我不知道前面有多少荆棘和深

谷。

我的学哲学的校友告诉我,人生就是一次次的选择。而关于工作的最简单不过的答案是:为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工作并快乐着,你是这样想了,可你去追求过吗?

2018年:前不久,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点赞了10种高校里的“老实人”:不和你套近乎又能积极配合你工作的人;不和你多走动又能体谅你良苦用心的人;不经常往你家里跑而常常往基层跑的人;不关心你的生活私事而帮群众排忧解难的人;不当面恭维你但能自觉帮你树立威信的人;不向你表态但能以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人;不邀功表功但能创造性工作的人;不爱向组织提个人要求但能积极工作的人;不爱看你脸色行事能公事公办的人;不爱给在岗者烧香而能给离任者送温暖的人。

因为摆脱了名利的枷锁,这些老实人应该是工作并快乐着的。但应该有个前提,就是他们工作的这所大学应该遵守并奉行“老实人不吃亏”的制度设计。看老实人是不是吃亏大致能判断出一所大学的前景如何,这是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好学习 天天饮食

2003年:老祖宗早就说了:“食色,性也。”虽秀色亦可餐,但终说的是饱眼福,所以,“食”排在“色”之前也是必然的了。有名人名言说:“人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而吃饭。”不管怎么说,你得“天天饮食”。(未完待续)

重读之书,咀嚼细节(下)

(接上期)当然,既然是战争,就是要全民同仇敌忾,我们从官媒“共克时艰”“不惜一切代价”这些用词能读出来接下来形势的严峻,从眼下物价的上涨、中小企业的处境、金融环境的防范也能感受到与过去的不一样,教育、医疗、房价等一些内患也要同步解决。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就注定不能退缩半步,就跟当年抗美援朝一样,只有把对手打服,自己才能站起来、强起来。“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中国人就是要永远这样硬气!

5.《一个时代的斯文》(黄延复 钟秀斌)

细节: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固已极有限也。……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之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于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于重视个人之修养,而于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经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世之路。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人们只知梅贻琦先生的这句名言,却不知其被称为教育“天问”的《大学一解》一文更让人震撼。“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之一,重读80年前梅先生的这段论述,感觉即使放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古代的教育,目的就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教育出来的人,别的先不管,人品是绝对保证的,从政、经商、行医,在各行各业,都有“底线思维”,就是为世所敬重的气节。而后来,教育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人格教育,就只有堕落一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今天的社会病是对昨日教育的批判》一文中称: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周国平先生也认为:中国教育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大学基本上成了职业培训场,这当然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这种体制使大学变成了职业培训场,迫使学生也把职业培训当成了上学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

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丧失人格底线,出现假疫苗、高铁座霸这样的事,就没什么好奇怪的。重拾“梅贻琦斯文”,让当下的教育走出迷途,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完)